我哥有个小舅子。  
  
在保定当兵，正营。  
  
战友满天下。  
  
2020年，他妈割痔疮，他们家觉得是天大的事。  
  
先是我哥联系我，问有熟悉的专家不？  
  
我说，这玩意不需要专家。  
  
他们不放心，非要请专家，否则，咋彰显自己的人脉实力？  
  
小舅子联系了一位老兵，说是给卫生系统领导开车的，能量很强，由老兵来张罗饭局，让我和我哥同去参加。  
  
老兵跟我哥对接上了，说是约了三个主任，家宴。  
  
所谓的家宴，就是都带着家属。  
  
饭局安排在了“开海”，吃海鲜的地方，抱了两箱梦之蓝M6，我们兄弟俩提前去的，要挨着一一招呼，老兵也携夫人来了，夫人我还认识。  
  
老兵当主陪，我哥当副陪，我当三陪。  
  
一开局，我发现我们哥俩没有发言权，人家真的是在聊家常，全程也基本没聊病情，甚至他们被喊来之前压根不知道我们宴请的目的是什么，说明两点：  
  
第一、老兵，的确能量很强，虽然是个司机，但是跟主任们称兄道弟。  
  
第二、他们经常聚，可能习惯了由他人买单。  
  
反正，我吃的很压抑，全程除了客套话，别的什么都没讲，说的自负一点，这些偏门科室，即便是主任，也是……  
  
大科室主任不会参加这么LOW的饭局。  
  
至少不会跟个司机这么铁。  
  
我哥觉得还好，大家互留了联系方式，我哥总觉得这些医生资源早晚会用的着，而我觉得没什么用，维系关系哪有钱好使？何况咱还有得天独厚的读者资源、骑友资源，三甲医院是骑行主力军，尤其是50岁以上的老医生。  
  
我哥没念过书，很容易跪舔这些人。  
  
小舅子念过，军校本科。  
  
但是，他跟个傻子没啥区别，没出过校园、部队。  
  
那晚上，连酒，花了六千多块钱。  
  
在我看来，完全是瞎扯淡，奇葩的事还在后面，先是安排在了第一台手术，结果？让人插队了，从早上八点等到了十点，说好让主任给主刀，结果上了台才知道，这玩意是流水线作业，全是年轻医生……  
  
因为这个事，我给我哥科普了一个观点，当医生的，收不收红包，喝不喝酒，都不影响他的职业精神，只要他上了手术台，他的心就一定会到，但是，他的手未必到，这个手是技术问题、学识问题，所以，小手术，什么人都不用请，割个痔疮三甲医院足够了，大手术呢？则要请心到手也到的人来，或直接去北京上海。  
  
不要去维护什么人脉关系。  
  
没什么意思。  
  
我哥事后反思了一下，觉得也有道理。  
  
我以前对三甲医院主任们的认知，也是仰望的，跟我哥跪舔他们的态度差不多，后来接触的多了，我就觉得真没什么意思，主任与主任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我们骑友里好几个主任，你知道他们平时参加什么饭局吗？  
  
就是地摊，喝酒？最普通的白酒，一顿一斤多。  
  
骑友们天天聚。  
  
还有一点，这些医生，对中医什么态度？  
  
差不多是五比五。  
  
年龄大的，学历低的，偏门科室的，多信中医，年轻的，高学历的，多信现代医学，而且彼此都到了信仰高度。  
  
那痔疮派呢？  
  
叫中西医结合，手术过程属现代医学范畴，后面每天发药泡屁股以及涂抹的药则是中药，走廊里宣传的也全是中医疗法……  
  
老兵张罗的那个酒场，其实是戏耍了我们，当时我是一肚子气，也不好表现，相当于是他请三个家庭来聚餐，我们只是买单者。  
  
我一直不理解，咋还有这样的操作？  
  
一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开餐厅了，也算是比较高端的餐厅，大部分宴请都是求人办事的，通过大量的旁观我就懂了，机关单位里很多人都习惯了这种操作，最习惯这种操作的是学校老师，例如我欠你一顿饭，恰好有家长宴请我，我喊上你，这就等于我偿还了这顿饭。  
  
老兵的媳妇是谁？  
  
巧就巧在这里。  
  
老兵的媳妇就是我骨折时住院的那个蘑菇头护士。  
  
那种场合下，咱也不能多说什么，只是打个招呼，说以前见过，她不仅仅见过我，还见过我弟弟，毛都是她给刮的。  
  
地方小，关系就很容易错综复杂。  
  
中途，开海的老板娘上来敬酒，这些主任她全熟，她跟蘑菇头更熟，我当时就在想，怪不得安排在这里……  
  
因为我负责买单，我就留了老板娘的电话。  
  
老板娘很漂亮，应该是80后，很富态，应该没胖到富态的地步，略丰腴，这就算是我们本地比较好的海鲜店，这家是总店，河西还有一家，其对标的竞争对手是小螺号，旗鼓相当吧。  
  
我哥被我改变很大，过去我哥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维系这些人脉资源，我经常给他科普，人脉不是维系住的，而是吸引住的，另外，你每天两场酒，根本没有清醒的时间去思考，你看人家大BOSS们为什么那么清闲？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应酬，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了，一位大BOSS曾经送过我一句话，说一个人若是每天思考时间低于两小时，是不会有进步空间的，大部分人为什么碌碌无为，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能独处，能思考。  
  
全在拉磨。  
  
没有人脉资源，怎么做事？  
  
教父里那句话就是答案，一切都是生意。  
  
例如，大家都觉得我悬赏2万元去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很奇葩、很极端，但是，很管用，当时N多人响应，包括我亲姐，我亲姐的办法很原始，就是去领导家送礼，站人家门口等着人家下班，我坚决不同意，咱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去走弯路呢？咱不需要认识他们，咱只需要花钱买到结果就好了。  
  
咱需要把关系变的简单，越简单越纯粹，越持久。  
  
例如谁若是想跟我建立好关系？请我喝酒？称兄道弟？  
  
我哪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你送我5千块钱……  
  
我做什么都是悬赏，你觉得你能办，你就找我合作，我也不问过程，我只要结果，例如我们做签名书，要跟大作家们联系，我怎么找到他们的？  
  
全是悬赏来的。  
  
就是明码标价，谁帮我签XX的书，我每本给10元的佣金。  
  
例如你帮我签1000册，我给你1万元。  
  
最简单，最直接。  
  
我爹一直都觉得，我没能考进体制是最大的遗憾，我后来想了想，不行，我要给他圆梦，哪怕考进去我不去上班，那是另外一回事，于是我又依次悬赏解决了学历问题，资质问题。  
  
就是挨着补考。  
  
中途还被小人举报了一次，耽误一年多。  
  
我再次悬赏，问，有没有笔试第一的办法？我给1万元。  
  
无数人给我提建议。  
  
我筛选标准很简单，你自己考了多少名？  
  
你自己都没考上，你给我的建议我能听吗？  
  
浙江有个读者，她是400考1，她笔试超了第二名20分，什么概念呢？第二三名当场就绝望了。  
  
她把经验传递给了我：刷题。  
  
几个要点：  
  
第一、提前一个月刷。  
  
第二、刷历年山东卷，刷到次次满分为止。  
  
别的，什么都不用做。  
  
我在她这个基础之上，提前了10天，我是考前40天开始刷的，我额外刷了河南卷、江苏卷、河北卷。  
  
考完，我就知道我肯定第一。  
  
但是，我没考出她那么夸张的分差，只比第二名高了0.5分，这个呢，与年代有关系，放在今天，她也考不出那么夸张的分差，而且我坚信，我们俩同台的话，她未必是我对手，毕竟我现在是绝对的学习达人。  
  
我考的专业更变态，四不限，年龄都不限。  
  
竞争太激烈了。  
  
分差0.5被翻盘的概率极高。  
  
我再次悬赏，问谁能教我如何过面试？我给1万元牵头费。  
  
过面试我没有优势，因为我年龄太大了，太老了，从岗位考虑，人家肯定愿意选个20来岁的，而不愿意选个40来岁的，对不？  
  
我悬赏到了一个曾经的主考官，组长，当时已退休，是我读者的爸爸。  
  
组长接着组了一个面试小组给我，路演一遍后，七八个人七八张嘴，把我说的一无是处，到处都是缺点，你这也要改，那也要改，他们的要求是我如外交部发言人一样，自信的，优雅的，标准的。  
  
把我打击的……  
  
即便如此，咱依然很感恩，请他们吃大餐，每人一张500元的油卡。  
  
饭后，组长找我商量，意思是看路演我基本过不了，不如明码标价，5万，买过，问我能接受不？加上他的1万牵头费，一共6万。  
  
我给了。  
  
半夜，11点多了，他给我打电话，说都安排妥了，内定是我，让我走走过场就行，不需要刻意准备，几个评委都提前联系好了，你微笑就行，而且还讲了一个很巧的事，新任组长是他曾经的下属。  
  
我心想，还是你厉害，我亲叔一直都干评委，我咨询我亲叔，我亲叔直接泼了我一缸冷水，一是作弊的概率几乎为0，二是你这个年龄了，去抢这个位置，没有任何优势。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临进考场了，组长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西装上有没有别个有辨识度的徽章，我说没有，他详细问了我领带的颜色，衬衣的款式，让我回答问题时别举右手而是举左手……  
  
我一想，既然内定了，那我就成考官了。  
  
很是自信。  
  
果然是第一，这次分数拉开了。  
  
我写过一年多的临时工生活。  
  
其实，我是正式的。  
  
后来，我发现，的确不适合我，早晚打卡，出差报备，等于脖子上拴了根绳，不自由，我就走了。  
  
面试结束后，那6万块钱就退给我了，我豁然开朗，组长太高明了，简直是个天才，你怎么想的？  
  
连我都被绕进去了。  
  
其实，他谁都不认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让我进入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第二名第三名本身就是高度紧张状态，跟我这么一个高度放松的状态比，完全不占优势。  
  
据说……  
  
我当天的表现，像局长！  
  
我后来才明白，这就是真正的作弊，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这么作弊？就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父亲提前给安排好了，若是农村娃，你跟他们这么说？  
  
他们自己也不信。  
  
我为什么信了？  
  
我悬赏来的，另外，当时的我，如日中天，资源没得说，组长级别足够高……  
  
事后，想想还是漏洞百出的，例如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我们三个人穿的西装、衬衣、领带，几乎都是同色的。  
  
这个事之后，我对体制内的朋友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每个人都曾有过百里挑一的高光时刻，过去我一直不理解在我那里上班的同事们，你们既然是本科毕业，为什么不去考个公务员呢？  
  
我仔细想了想，他们，考不上。  
  
扯远了。  
  
继续说开海的老板娘。  
  
本地有个地产大姐姐，她平时基本不喝酒，每天健身，一天两练，每隔几个月就会喊我吃次饭，喝个酒，她自己有个会所，后来撤掉了，就改去开海。  
  
有次，开海老板娘过来敬酒。  
  
大姐姐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大作家，懂懂。  
  
老板娘跟我握手。  
  
我说，之前见过。  
  
她问，在哪？  
  
我说，上次在这里吃饭，医院的那几个，有印象不？还有个蘑菇头。  
  
她说，那是我同学。  
  
我问，你也是护士出身？  
  
她说，是的。  
  
老板娘超级能喝，白酒，一会就干了两大杯，半斤下去了。  
  
她继续去忙了。  
  
这次有推进，加了QQ，那时还没有微信。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彼此更熟悉了一些，她家两个店，她经营一个，老公经营一个，但是账都是婆家管着，每个月老公给她一两万的零花钱，她有三个孩子，公婆照顾着。  
  
那年青岛啤酒节。  
  
她通过QQ空间发现我在青岛，问我在哪玩，喝酒不？  
  
我说，喝。  
  
我跟一个骑友，她跟一个孕妇，俩人都像贵妇人，都用的苹果新款手机，那时用苹果是真的奢侈。  
  
她觉得喝啤酒不过瘾，去酒吧。  
  
我们四人去了。  
  
她买的单，我记得两瓶酒1999元，孕妇没喝，我们三个喝的，加上之前已经喝了半晚上啤酒，把我醉的，吐了一路。  
  
我手机也丢了，钱包也丢了。  
  
我们住同一个酒店，通过前台，我问到了她房间电话。  
  
她笑的咯咯的，问我醒酒了没？  
  
我说，醒了。  
  
她说，昨晚说过什么还有印象不？  
  
我说，没了。  
  
她说，昨晚你一直在说，你们不懂爱情。  
  
我问，见我手机没？  
  
她说，手机，钱包，都在我这里。  
  
回来后，没怎么联系，只是很佩服她的酒量，喝了那么多，竟然还那么清醒，这期间蘑菇头联系过我，问我买书的事，她要给孩子买课外阅读书，来我们书店。  
  
我就跟蘑菇头聊起了老板娘。  
  
蘑菇头把老板娘定义成了班花，而且自我感觉低人一等，觉得老板娘才是人生赢家，长的好，又是城里孩子，现在又有钱，孩子也多，什么也不缺。  
  
而自己呢？  
  
当了苦逼的护士，嫁给了一个当兵的，也没啥共同语言，就这么凑合着过，可能是对护士长怨气很重，在我这里抱怨了一箩筐，意思是她最好说话，所以干活最多，排班最累，而人家有关系的呢？什么都不用干。  
  
临走，把老公又抱怨了一通，说整天出去喝酒，也不管家庭，说她爸妈之前就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理由是当兵的只念书到初中，没文化。  
  
她一意孤行。  
  
现在又觉得委屈，自己是念过大学的，根本没法沟通……  
  
继续说老板娘，老板娘到过我们书店两次，我们关系也渐渐好了，她是那种长相很甜的人，就是看一眼，就觉得很温暖，这种人若是做护士，那绝对鸡飞狗跳。  
  
深入接触后，我觉得老板娘没有蘑菇头说的那么幸福。  
  
因为，她在婆家是寄生状态。  
  
她虽然也是城里孩子，但是父母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相比婆家而言，她家太单薄了，所以她并没有什么地位，包括老公跟服务员好了，她都不能多说什么，只能生闷气。  
  
后来，我们有过两次商业链接，一次是骑友搞年会，她赞助了场地和餐饮，算起来差不多要万多块钱。二次是我打羽毛球时，需要拉赞助商，她赞助过我一次，衣服背面广告5千元。  
  
这期间，她还到书店找我倾诉过。  
  
说两口子在闹离婚。  
  
闹离婚的理由是，老公怀疑她出轨了，说是她挪用资金了。  
  
我就求证于她，是真的吗？  
  
她说，出轨是假的，借钱是真的。  
  
她有个高中同学，做工程的，想装B买辆卡宴，问她借30万，所谓的挪用资金就是指这笔钱，她跟我讲，只是普通的高中同学。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女人，整天觥筹交错，阅人无数，咋还会这么专情呢？又反过来一想，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是没有温暖的，老公整天想别人，她的内心无处安放。  
  
这个事没多久，我在上海，她也在上海，我们就约着见了个面。  
  
她有个大学同学嫁到了上海，也很漂亮，俩人属于闺蜜系列，吃饭时，她问闺蜜手头宽裕不？大学同学很委婉的拒绝了她，反正俩人都在哭。  
  
看的，咱好尴尬。  
  
这个闺蜜很励志，专科毕业到了县城医院，遇到了一位高能量场的病人，建议她继续考，于是她考了本科又考了研究生，后来定居上海了，老公是医生，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咱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出路，知识改变命运。  
  
这是当年，那个病人告诉她的。  
  
那，她为什么没钱呢？  
  
房贷、车贷。  
  
夫妻俩人都是从农村跑到上海去的，能首付买上房子已经逆天了。  
  
那天一起吃完饭。  
  
我问老板娘，你需要多少钱？  
  
她说，律师费，3万块钱，离婚用的。  
  
我说，我帮你出了吧。  
  
她说，我短时间内还不起你。  
  
我说，我不要了，毕竟以前也从你那占了不少便宜。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衣服扔的到处都是，只是什么故事都没有，应该是都喝多了，衣服没脱完，睡着了。  
  
醒了酒，咱肯定不能，毕竟是同城人，高危。  
  
她问过我，若是不嫌弃，她是愿意的，只是她觉得自己很自卑，顺产了三个娃，肚皮已经呈布袋状了，穿着塑身衣，说这套衣服4万多块钱。  
  
我跟她的友情就到这3万块钱。  
  
戛然而止。  
  
但是，我对她印象很好，只是觉得，她有些错位，不该拿老公的钱去给别人，若是跟老公一条心，她的日子真不错。  
  
我怕有后患，给过钱后，拉黑了她。  
  
我再也没去过她的饭店。  
  
也没了她的消息。  
  
我也努力回忆了当时在上海的情景，甚至思考了一个哲学问题，若是俩人在一起过，但是彼此都没有记忆了，这到底算不算有过关系？  
  
我真没有印象了。  
  
哲学里的确有个类似的大讨论：原始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了，有没有发出声音？  
  
一晃，又过了四五年，我在青海湖拍日出，遇到了一对小夫妻，他们看我开的鲁Q，问我是临沂的吗？  
  
我说，是的，我是沂水的。  
  
妻子说，我也是。  
  
我说，真巧。  
  
他们是在西宁支教……  
  
一聊，更巧，俩人都是曲师大毕业的，都是研究生，妻子叫芍药，是我老家人，老公是德州人，当时俩人在五莲教书，同时入选了支教名单，也算是刷履历，晋职称。  
  
芍药很像老板娘，比老板娘好看。  
  
我这么一问不要紧。  
  
芍药跟老板娘还真认识，还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论起辈分来，老板娘要喊芍药姑奶奶，上大学时，芍药还利用寒暑假在开海当过服务生。  
  
那我先关心老板娘离婚问题……  
  
芍药说，没离婚，现在过的好好的，第四胎都生了，终于生了儿子。  
  
我觉得，是好消息。  
  
其实，当年我也怂恿过她生四胎，这是投名状，你老公为什么总是想别的？就是觉得没有儿子，你没生出来，他就觉得是个事，你不要拿男女平等以及大城市那些思想来说事，对于你老公这样的家庭而言，没有儿子比没有事业还难受。  
  
她当时，还很倔强，说老二老三都是意外怀孕，否则，生一个就算了。  
  
芍药两口子从青海湖回西宁，搭的我的车。  
  
聊了一路。  
  
给我的感觉，老公是学术型的，对生活不怎么感兴趣，芍药呢？有生活的心，但是的确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俩人都是书呆子模式，但是芍药底子不错，有美人胚子的感觉。  
  
他们俩要请我吃饭，说俩人都不会喝酒，喊了个会喝酒的同事，藏族老师，藏族老师果然热情，敬杯酒唱个歌，弄的咱不喝都不好意思。  
  
但是，我对这些人没有好感。  
  
就是因为我去过太多次青藏高原，与大家的普遍认知不同，大家觉得原始的地方对应的是纯粹的心灵，而在我看来，原始对应的是落后、愚昧、无知、坑蒙拐骗。  
  
我之前写过一个支教女老师，被当地老师骗了18万。  
  
不仅仅骗了钱吧。  
  
借钱是他们的惯用套路……  
  
走的时候，我挑拨了一下，我跟芍药说，跟这些人打交道，玩归玩，闹归闹，别借钱，别走太近，不要轻易去他们家里。  
  
芍药他们支教回来后，我们接触的比较频繁，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回沂水，她不会开车，一般都是坐公共汽车或出租车。  
  
有时她自己，有时她跟老公，有时她跟同事。  
  
她老公很喜欢到我书店。  
  
因为她老公太内向了，在岳父家没话说，干脆到我们书店吧，我们书店来过这么多客人，是不是读书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她老公就是标准的读书人，一看书就很痴迷的那种，有时中午都不回岳父家吃饭，我就喊他跟我一起吃外卖。  
  
他们俩，年龄都比我小，他们俩就把我当大哥哥对待了。  
  
都喊董哥。  
  
有次，我问她老公，为什么不继续考博？  
  
他叹了口气，意思是结婚了，要买房子，要生孩子，而自己家庭又比较贫穷，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必须要先参加工作。  
  
我问，你内心想不想？  
  
他说，非常想，我还是比较适合做科研的。  
  
芍药对我，那不是小迷妹的关系了，我说的话都是圣旨，我跟芍药说，你让老公考博士，你们俩都是人才，不该把青春放在五莲，那个地方会毁人的。  
  
她就允许老公走了。  
  
她来赚钱……  
  
这期间，她还生了娃，等于她带着娃，赚着钱，供老公读博士，老公读的是北大的博士，一个很偏门的专业。  
  
苦了我。  
  
为什么？  
  
她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在我身上，一到周末就来我这里闹腾，嫌我打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原本只想过简单的日子，而如今呢？被我插手给折腾的支离破碎，而且她总是想赚钱，还背着我参加了P2P理财，把彩礼和工资全赔上了，这些，她都归结到我头上了，都怪我。  
  
我心想，以后，可要把嘴缝上，我何必多管这个闲事？  
  
后来，她都成了我的炸弹。  
  
动不动就鸡飞狗跳，甚至发帖骂我，说我插足她的婚姻之类的，好在什么呢？我跟她压根没发生过故事，她只是恨我，为什么会恨我？她觉得她原本生活的很平静，就是因为我的馊主意使她家不像家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男老师请几个同事吃饭，应该是级部主任，男老师最后送两个人，一个是青岛大学毕业的女同事，一个是她，青岛大学毕业的那个女同事先下车了。  
  
芍药跟我讲，若不是誓死反抗，肯定失身了。  
  
我帮芍药复盘了一下，这个青岛大学毕业的同事是知情人……  
  
芍药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个事，先这样吧。  
  
她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就这么算了？  
  
我说，你还要继续工作。  
  
先说结果吧，后来这个老师出事，是因为收了毕业生家长的钱，但是没给办成目标学校，家长要求退，不给退，告了，抓起来了，据说跟不少音体美毕业生有染。  
  
有次，芍药送妈妈回来，她妈在那边帮着照顾孩子，芍药没有车，青岛大学毕业的那个同事开车帮着送的，我请她们俩吃饭，我一看这个同事就属于蛮有故事的类型，已婚，跟芍药是同年考进去的，也是研究生。  
  
很好勾搭。  
  
是她咨询我什么平板比较好用，我直接送给了她一个，她属于天生的侦探系列，跟我见面从来不用微信、QQ发信息，只用高德，高德有个组队功能，我从青岛回来，她开车去服务区等我，每次都是如此。  
  
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公是干这个的，能查她所有信息。  
  
我向她求证了我当年的推测，是不是跟领导有过染？  
  
她只承认骚扰过她，不承认有过具体的，至于那天为什么会提前下车，她说是因为她在饭店上厕所时，领导去抚摸过她，她有些害怕……  
  
暂且相信她吧！  
  
后来，我因为什么把她删除了。  
  
是我给她定过两个规矩，毕竟我们离的太近了，你又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这对于我而言是高危的，这两个规矩是，不要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都不行。还有，在没有我同意的前提下，不要单独来找我。  
  
有天，十点多了，她给我打电话。  
  
吓死我了。  
  
我接着关了机。  
  
以下楼打水的名义，给她回了个电话，我当时在想，大半夜给我打电话，看来是出了什么事？肯定很急。  
  
结果，是她从济南学习回五莲，要路过我这里，想跟我见一面，让我去沂水服务区等她，抱一抱就走。  
  
我一听，没啥事，接着火了。  
  
把她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我拉黑她没几天，她又来过我们这里。  
  
是跟芍药一起，女人太会伪装了，一见面，说终于又见面了，上次来是几年前之类的，其实离上一次在服务区不过几个月而已。  
  
直接快进，芍药老公博士毕业后，被山东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招募回来了，各类福利都非常好，包括房子、配偶工作。  
  
芍药，也顺利进了高校。  
  
一直到这个时候，芍药才不再闹我，画风也变了，尤其是前段时间，她回五莲看望同事们，我陪她一起去的。  
  
他们那群当年一起考进去的老师们一起吃了个饭。  
  
要是让我评价？  
  
芍药，如明星一般在绽放。  
  
而他们呢？  
  
太土了，这才几年时间，沦陷成了几个农村娘们，就那感觉，在聊什么补贴少发了多少之类的，那个青岛大学毕业的，应该有160斤了吧？说刚生了二胎，还没来的及减肥。  
  
已经蜕变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我采访了一下，青岛大学的这个都不算什么，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你们！  
  
唉！  
  
彻底乡村化了！  
  
回来路上，芍药问我，当年，你为什么非怂恿我们走出去？  
  
我说，我说我当时就看到了你们今天的样子，你信吗？  
  
她说，之前不信，现在信了。  
  
我说，当年我跟你堂姐去拜访了一个她的大学同学，人家定居上海了，日子过的也不错，跟你堂姐完全是两个精神状态，当时人家说过一句话，烙印在我心上了，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知识改变命运。  
  
她说，今天回去看了看之前的同事们，真的就跟你当初跟我描绘的差不多，你说我继续在县城待着，用不了几年就成了农村老娘们。  
  
我说，当时我是希望你也去读，只是你恰好怀孕了，因为我觉得你是学霸系列，我记得你研究生考试是第一名。  
  
她说，是的。  
  
这些年，我觉得她副业也做的非常好，搞读书会之类的，不少粉丝，她也剪了个蘑菇头，偶尔会发照片给我，真有明星的感觉了，毕竟有身高优势，底子又好。  
  
前段时间，她跟老公在家闲聊，聊起了懂懂，她说，你如何看待董哥这个现象？  
  
他说，董哥走的是钢丝绳，要么成，要么败，赌注几乎是一生，要么你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么，你连大学都毕业不了，只是个高中生，没有文凭寸步难行，我们选的路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能预知未来的。  
  
我，自己也这么看。  
  
幸存者偏差。  
  
只是侥幸。  
  
若是重新选择？  
  
我肯定读到博士……  
  
在名片上印上：董博士。  
  
虽然，跟芍药没有过“爱情”，但是这些年真的是被她折腾怕了，她是动不动就炸，歇斯底里，要跟我同归于尽，红毛说的对，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不要试图去干涉，去改变，谁干涉谁会被反噬。  
  
包括，她现在还在我微信黑名单里。  
  
我们只通过短信交流。  
  
她发照片给我，也是短信。  
  
最后一炸是因为她买房，政府的意思是先买房拿到房产证后可以去申请住房补贴，她钱不够，让我出，理由是当年我说过一句，你尽管让他去读，有一天，需要买房之类的，我大力支持。  
  
抓着把柄了。  
  
后来，我出了很少，六万块钱。  
  
她要30万。  
  
她给我打了个借条，后来她回家过年的时候，我把借条还给她了，等于送她了。  
  
现在？  
  
好多了，我想再平稳上一两年，我加上她。  
  
上一条短信内容很长，大概率是她写的随笔，我给复制过来吧：我做过的二事有下面这一件：当年在高中教书的时候，每周六我都打的去隔壁县，隔壁县有个男神小哥哥，当时我都结婚了，但是还是抑制不住想见他的冲动，每到周末就跑去了。去了干嘛？听他和别的朋友聊聊天，和他还有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山上吃个鸡，去球馆打打羽毛球，然后就回来了。什么感受？见面一天仿佛可以续命半年，仿佛给窒息的生活注入了氧气。回来就干劲满满投入工作生活。后来，在男神小哥哥的怂恿下，我怂恿老公更上一层楼，去读博士吧。就这样，我过了三年苦逼哈哈单身带娃的生活。再后来，老公把我从苦逼哈哈做牛做马还赚不到钱的中学带到了每天喝茶聊天工资却翻倍的省城院校。每天喝茶聊天肯定不是我的梦想，我打算再去找男神小哥哥打球…  
  
每周？应该夸张了。  
  
另外，回来也不是为了见我，而是她爸她妈在这里。  
  
那天，我陪她去五莲的路上，我问她，有没有计划考博士？  
  
她说，你让我读，我就读。  
  
我问，难不？  
  
她说，对我不难，我考我老公现在的博士站就行，但是，博士与博士差别非常大，例如山东这些院校毕业的博士，找工作可能问题不大，但是福利待遇很一般，含金量不高，现在学历高度贬值了。  
  
我说，去济南是对的，未来，五莲会乡镇化，不是五莲会乡镇化，以后大部分县城都会成为鹤岗，县长的含金量越来越低，人口在快速外流，是优质基因在不断上移，过去一个学校都能考个十个八个的山大，现在？一年全县考不了几个山大，不是教学质量差了，而是优质基因都走了。  
  
她问，那你还不走？  
  
我说，我，还好，对空间，对环境，要求没那么高，另外，我希望娃娃们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是需要从最深处扎根成长起来的，县城才是中国目前的底色和基本盘，拼多多就是最好的印证，但是从长远来讲，肯定会离开的。  
  
当年，我对她的期待是能读个博士，然后去同济去复旦教书，这是我对她的期望，现在回头想想，有些不切实际，毕竟第一学历太低了。  
  
当年，我内心是有执念的，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若是有生之年能移民到上海，已经算是成功者了，毕竟世代都是上海人了。  
  
我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我希望他们能去实现。  
  
毕竟，你们年轻，起点高。  
  
我若是博士？  
  
我肯定选上海，不选县城，我现在之所以待在县城，是没办法的办法！